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粵士健訟 鏡泉善詩

潘鏡泉、李長榮都是李星沅任廣東學政時錄取的生員，《清史稿·李星沅傳》有謂：「(道光)十五年(1835年)，督廣東學政。粵士多健訟，檄通省籍生之干訟者，牒報調治之，士風以肅。」李星沅針對廣東士風，上任後發公文(檄)訓示有功名的讀書人(諸生)，如有「包攬詞訟」(干訟)者，就要接受「治理整頓」(調治)，好訟之風由是肅清。即使「荒唐鏡」曾以「訟師」為業，亦只好配合「李老師大人」的新政了。

《柳堂師友詩錄》於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刊行，收錄潘鏡泉少量遺作，題為《蓉舟遺詩》。鏡哥最遲生於1817年(或稍前數載)，壽元恐未足五十。劉備(借荊州的那位)臨終有言：「人五十不稱夭。」(見《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松之註引諸葛亮集)，那麼鏡哥極可能英年早逝，來不及整理自己的作品就撒手塵寰了。

讀《蓉舟遺詩》而略知「荒唐鏡」其人，足證鏡哥絕不可能如近年劣質影視創作中所說的那麼不堪，「四大狀師」顯然是不負責任的向壁虛構。

讀《寒食感懷書寄伯兄季弟》五律四首，知鏡哥上有兄、下有弟。清明是春祭的大日子，前一日為寒食，鏡哥離家在外不能與兄弟一起掃墓，遂於寒食寄詩回家。

第一首：「寒食仙城路，家家上塚時。松楸勞遠望，風木最深悲。不得為人子，真慚作館師。弟兄杯酒奠，為我薦哀詞。」說明鏡哥正在外擔任私塾老師，幫補家計。

第二首：「吾父真何往，孤兒獨未歸。身羈虛館住，魂逐故鄉飛。守墓留青草，稱觴剩彩衣。追隨猶昨日，三載事全非。」鏡哥以當館師而未能親自掃墓為憾。「彩衣」用二十四孝中「老萊子彩衣娛親」(又作戲彩娛親)的典故。潘父離世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

第三首：「廿六年瞻戀，親恩竟忍離。素書無地覓，家訓仗兄持。婦子嗟艱食，功名誤好詩。臨終留絮囑，努力答清時。」年二十六喪父，功名未遂，有負亡父臨終遺囑。家計艱難，不得已離家授課為業。尚幸有長兄持家，無後顧之憂。

第四首：「兩事差堪慰，重泉喜可知。高堂仍健飯，伯子已生兒。壽補萱花頌，恩全棗棘詩。焚黃如有日，重溯表阡碑。」高堂是對父母的敬稱，萱花喻母而椿比喻父，父既已逝，高堂便專指母了。哥哥有了兒子，此子當在父喪之後生。棗原原作「棗鄂」，出自《詩經·小雅·常棣》：「常棣之花，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比喻兄弟相愛，也比喻兄弟。潘氏幾兄弟都是讀書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焚黃」，指祭告時用黃色紙張寫了祝文，完祭後火化。泐通勒，可以解作刻石。既既可解作田間的道路，也可以是墓地間路。詩意是說希望日後再來隆重祭父，刻碑為記。當然暗指考得更體面的功名而言。

此時鏡哥已年近三十，諒已應考鄉試落第兩三次了！如果鏡哥貪財干訟，何勞屈就館師？潘飛聲論蓉舟詩，稱其「詩負豪放氣，亦有摯語」。摯在此解作誠懇，這組詩堪作註腳。

「荒唐鏡潘鏡泉故事」之四



●李星沅像。作者供圖



思旋 恩旋天地

開工大吉 人人發大財

今天是辛丑牛年年初四，思旋開筆大吉，謹向各位親愛的讀者送上新春祝福賀詞，祝願各位新春牛氣冲天、幸福吉祥、祝偉大的祖國繁榮富強、祝我們的香港穩定平安，新冠疫情早日止息！

時光流轉，送鼠迎牛。鼠年不好的一切，像年廿八洗邋邋一樣掃走晦氣，迎來萬事如意的牛年！過去的一年，疫情肆虐，人們的健康受威脅，甚至死亡。雖然各地都成功研發出疫苗，令人們對健康有好的希望，但是疫苗不足，尤對不發達的國家，要四處張羅疫苗為市民接種。幸而，大公無私的中國為世界人類健康共同體作出貢獻，向50多個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而受到讚賞。

2021年是中國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人們為此而向中國共產黨送上美好的祝福。期望中國共產黨在總書記習近平領導下，將會描繪新的發展藍圖，定出新的治黨治國良好政策，中國經濟將繼續復甦，為世界經濟帶來指引和動力。

明天是牛年年初五，是百業開工大吉好日子。期望香港股市將開紅盤，人人牛年開市拉利是發大財。內地和香港兩地金融市場關係密切，互補互盈。證券市場常出現「北水南下」之潮語，南向資金流入，相信牛年會依然強勢，令疲弱



心窗常開 潘明珠

AI 思考 電子創作

牛年伊始，迎來電子故事寫作比賽的網上總決賽，今年第二屆比賽的主題是「人工智慧、機器人、愛與和平」，我想人工智慧的發展日新月異，一直在不斷挑戰人類及驅動世界之進步，這確是一個吸引和及時的好主題。

湯瑪斯·瑞德在其著作《機器崛起：遺失的控制論歷史》這樣寫：一台巨型電腦的技術人員對這台裝置日漸增長的威力感到十分震驚；在青少年的創作和想像中，種種新發明的機器人，有超強的功能，貢獻也多呢！

此次由廿二世紀協基學堂基金的朱啟華博士策劃的多媒體故事創作比賽，規模擴大了，參與的少年兒童以至評判及義工除香港外，還有來自中國內地、美國、比利時、菲律賓、台灣、澳門、日本、波蘭、韓國、印度和羅馬尼亞等12個國家和地區，總共約460多名參加者，令人欣喜！

活動於去年12月啟動後，參加的少年兒童先上堂堂工作坊，學習電子創作，由於受新冠病毒侵襲的影響，活動全部通過Zoom線上工作坊進行，小朋友學習如何創作一個故事，並針對主題「AI、機器人、愛與和平」思考，機器人在我們的社會中現在和未來的角色是什麼？也學習創作電子故事的技術，如何配圖、配聲效等。雖然只有數堂工作坊，大家已開始掌握故事的結構，並寫出有趣的故事，這是難得的！

由於這是跨地區活動，統一語言為英語，故小作者要學習將故事從母語翻譯成英語，通過活動也增進了英語的能力。我感到各位小朋友都能認真學習，過程中表現出他們面對新事物的興奮，而且很熱愛電子閱讀和寫作。2月初，喜見小朋友傳來自創的電子書，內容多，色彩繽紛，有寫著着機器人去未來之旅，或者住在海裏的機器人幫忙吃垃圾，維持海洋清潔；也有想像飄遠，寫一隻身體已沒藏有金屬的機器鳥，因未來發展，機器人的樣子不是硬金屬，已有肉身的樣子；也有人創作一個會寫作的機器人！

想起曾經有人工智慧程式小冰，寫了詩歌，當然很多詩人評小冰的詩還很糟糕，那麼未來又會有什麼變化呢？

大家都可多多借鏡參考這些少年的電子故事，在場景及情節鋪排上都很有吸引，具色彩和畫面感，最重要的是故事主題表述他們對人類未來的憂慮和期望，引人反思。



翠袖乾坤 余似心

移民的合適年紀

最近好多人一窩蜂地移民，就像哪裏可以入境便到那裏去，移居其實也得視乎年紀和家庭結構，不然往後的日子並不好過。

一位經已退休的好友最近一家移民英國，到沒親人的城市去落腳。他本樂於在港生活，但妻子堅決要走，他唯有「跟大隊」，賣掉房子拿着一筆金錢遠走他方，留下一句「為了獨生子」。人家移民多是為了年幼子女的教育，他的獨生子快要30歲了，在大企業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這年紀在亞洲發展的機會一定較歐洲多，失業率在英國向來高企，怎會是為兒子？大家心內都明白，純粹是因為政治問題。

他太太是美容師，替師奶小姐做臉，女士們密室聊天什麼也談到，她聽了好多顧客的個人言論，便墮入了別人極端的政治思維裏，沒認真考證莫名地覺得自己長大的香港活像鬼域。每個人都有遷徙和擇地而棲的自由，我都會尊重，雖是好友，但他聽

妻之命也不便多說了。

我發覺忽然移民的朋友中，大多是從未在外地生活過，未曾留學，甚至未親身遊歷過，只對當地充滿憧憬，原本的條件也未足夠申請移民，機會來了便立即趕追大隊。年紀輕的還可以慢慢適應，年紀一把到外地生活就要考慮很多問題。諸如醫療，因為健康會每況愈下，除非說得一口流利的當地語言，不然求診時便要假口於人。出門也是一個考慮，外國地大冰封千里，大部分人都以私家車代步，在香港有駕車習慣還好，不然老來才香港，無論在信心和反應都會較弱，而且許多國家像香港一樣，對60歲以上的駕車人士，都有較嚴格的限制，沒了車子猶如沒了雙腿，必須要住在公共交通便捷的地方。有親人照應是最佳，若只依賴朋友，就要考慮長貧難離。

很多早年移民海外的，退休後都回港生活，甚至在內地買下物業養老，認為這是最合適的選擇。只是趕時勢移居英國的一班人沒想過回不了頭。



戴永夏

送走窮鬼迎富來

送窮又稱「送五窮」、「送窮灰」、「趕五窮」等，是農曆正月的一項重要民俗活動。送窮的時間一般在正月初五或初六，也有的在正月初的最後一天(晦日)——正月三十日(小月則在二十九日)，所以又叫「晦日送窮」。

所謂送窮，就是送走窮鬼，迎來富裕的生活。這窮鬼又叫「窮子」，傳說他是古帝顓頊的兒子。他的身體羸弱矮小，喜歡穿破衣爛衫，好喝稀粥。即使將新衣服送給他，他也要撕破或用火燒出洞來再穿，因此宮中稱他為「窮子」。這窮子在正月晦日餓斃於街巷之中。後來人們就以他為「窮鬼」，在他忌日這天進行祭祀，並逐漸演變成一種獨特的送窮習俗。

送窮的方式多種多樣。過去每到送窮這天，各地都以不同的方式驅趕窮鬼。如山西翼城縣的送窮方式，《翼城縣志》有這樣的記載：「初五日，謂之『破五』。夙興，取爐灰少許於筐，剪褚人五，送至門外，焚香，放花爆而還……名曰『拾五鬼』。是日，必以刀切麵，煮而食之，名曰『切五鬼』。婦女竟日不事針線，云恐刺五鬼眼也。」開始，先用焚香放爆竹的方法禮送窮鬼。若他還賴着不走，則用手掐、刀切、開水煮等方法，逼他離開。婦女們則在這天不做針線，以免刺傷窮鬼的眼睛，使他無法離開。在河北晉縣，這天家家都打掃房屋，將打掃出的灰塵垃圾倒掉，叫做「送五窮」。據說窮鬼都在這些灰塵垃圾中，倒掉垃圾就是送走窮鬼。在河北張北、萬全等地，這天晚上各家都用紙製作一個婦人。她身背紙袋，紙袋裏裝着從屋內掃出來的灰土垃圾。然後點燃爆竹將紙人送到門外。孩子們則興高采烈地在街巷中來回奔跑着，邊跑邊唱：「五窮媳婦五窮排，家家門上送出來，不管禿子、瞎子送出一個來。」而山東曲阜等地送窮，則採取祭祀安撫的方法，使窮鬼更換工作崗位。如清代著

名戲劇家孔尚任在《五日祭窮》一詩中，就把窮鬼說成是一個「衣敝容枯槁」的老婦。她本來主管糧倉、箱籠，「司倉倉如懸，司篋篋如倒。」為了使她離開這些關係家計的重要崗位，便在正月初五這天用斷香、糕飯、粟粟、殘酒等東西祭祀她，使她安居於廁所中，從此不再敢家致窮。

作為一項群眾基礎廣泛的民俗活動，送窮的歷史也比較久遠，大約興起於南北朝時期。南朝梁宗懷的《荆楚歲時記》記載說：「……今人做糜，棄破衣，是日(即正月晦日)祀於巷，曰『送窮鬼』。」這是送窮習俗的最早記載。當時所祀窮鬼就是顓頊之子窮子。以糜和破衣祀之，是因為他「好衣敝食糜」；祀於巷而不祀於家，是因為他「死於巷」之故。到了唐代，送窮之風更加盛行。唐代詩人姚合在《晦日送窮》一詩中寫道：「年年到此日，灑酒拜街中。萬戶千門看，無人送窮。」從中可知送窮之風在當時已很普遍。唐代文學家韓愈在《送窮文》中也寫道：「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糧，牛繫柵下，引帆上檣。三掛窮鬼而告之曰……」意思是說：元和六年正月三十日，主人讓名叫星的人僕人結紮柳條為車，捆草為船，裝上乾糧，套好牛車，升起帆船，向窮鬼三次作揖並告訴他們說……這雖是戲謔之文，卻也反映了當時的送窮習俗。從窮鬼準備柳車草船、裝上乾糧等來看，當時送窮是讓窮鬼走得很遠，從此不再回來。

宋代送窮，也很興盛，時間一般在正月晦日。送給窮鬼的，不但有芭蕉船，還有送詞。宋人陳元觀編撰的《歲時廣記》中，就載有一首這樣的送詞：「正月月盡夕，芭蕉船一隻，燈盞兩隻明輝輝，內裏更有宴席。奉勸郎君小娘子，飽吃莫形跡。每年只有今日，願我做來稱意。奉勸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窮鬼！空去，送窮鬼！」

詞的意思是說，正月晦日，為窮鬼準備好芭蕉船一隻，內有明晃晃的燈盞和豐盛



●祝大家牛年行大運！

的宴席，奉勸窮鬼夫婦，你們好好吃吃，吃飽喝足後，就遠走高飛。趕快走吧！我們要送窮鬼了！由此可知，宋代的送窮還比較溫和，不但送給窮鬼「高檔船隻」，還請他們吃宴席，實在夠客氣的。

宋代也有在正月初六送窮的，送窮的方式也很特別。如宋呂原明的《歲時雜記》記載：「人日前一日掃聚糞帚，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這裏說的送窮，就是在正月初六這天一早路上無行人時，將家中掃除的穢土垃圾，蓋上七張煎餅，丟到大道上，以此來送走窮鬼。

清代送窮也十分流行。送窮的時間，有的在除夕時。本文開頭列舉的送窮習俗，多數在清代就很流行。

送窮之俗之所以能廣為流傳，主要是因為它反映了廣大百姓脫貧致富的美好願望。但是，單純靠送的方法，貧窮時送不走的。只有艱苦奮鬥，才能消除貧困。這個道理，不少人都懂得，許多民間傳說也有所反映。如蘇州等地就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當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到了蘇州。除夕這天，他微服私訪，見街頭有一鞋匠仍未收工。那鞋匠衣衫襤褸，面黃肌瘦。乾隆見了，動了惻隱之心，有意周濟他，便走過去讓他給修靴子。修完靴子付錢時，乾隆一摸口袋，忘記帶銀子。鞋匠見狀忙說：「銀兩不便不必介意，只求春聯一副，回家貼上過年。」乾隆提筆寫道：「錐雖錐，錐出窮鬼去」；「拉拉拉，拉進財神來。」並賜橫批：「天賜洪恩」。鞋匠回家貼上這副對聯，仔細揣摩着對聯中的意思，從此更加刻苦地做活，更加勤奮地經營生意，果然生意愈來愈興旺，後來竟然發展成有名的「天賜鞋莊」。這故事中的「錐雖錐」、「拉拉拉」，都寓有教人艱苦奮鬥的意思。鞋匠這樣做了，所以才送走了窮鬼，迎來了財神，過上了好日子！



網人網事 狸美美

疫中的牠們

新冠疫情肆虐地球一整年，人類日日緊張，關心着確診人數、關心着死亡人數、關心着失業率、關心着通脹率、關心着經濟停擺、關心着社會結構變化……總之關心着影響人類的一切。然而，有一個群體似乎又被人類忘記了——那些動物們，其實也同樣生活在地球上，也同樣被這場疫情所波及，而牠們的遭遇，又有多少人在關心呢？

在瑞典，其西部城市布羅斯的動物園，一隻17歲的雌虎納斯塔尼亞，因為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得不被安樂死。再早前，西班牙巴塞隆納動物園的一隻獅子和美國肯塔基州路易馬斯維爾動物園的一隻雪豹，也曾被確認感染了新冠肺炎，所幸症狀輕微，經救治後已痊癒而逃過被「安樂」的命運。

還有一隻出現在澳洲的鴿子，前不久引發了不小的爭議。原因是有人在後院發現一隻精疲力盡的信鴿，其腳環顯示其曾於10月底飛往美國俄勒岡州的一場比賽。這就意味着：牠來自疫區。人類馬上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嚴格防疫，格殺勿論。比如澳洲政府當局就直接表態，如果鴿子真是來自美國，「那就不會有什麼仁慈可講」。而另一派則主張「網開一面」、「刀下留鴿」，畢竟，不是每隻鴿子都有能力橫渡太平洋，對這樣的「勇士」，無論如何也是應該保護，比如一位維多利亞州議員就呼籲赦免這位來自美國的「客人」……

還有熊貓。雖然身份尊貴，不會出現其它動物動輒就丟掉小命的問題，但疫情之下，即便是國寶，日子也不

大好過。比如英國愛丁堡動物園的一對熊貓「甜甜」和「陽光」，本來海外旅居生活過得愜意悠閒，但未曾想疫情一來，愛丁堡動物園不得不關閉3個月。這對於院方來說，無疑產生了巨大的財務壓力。而梳理開支之後，很自然就看到兩隻熊貓是名副其實的四腳吞金獸——光是每年的租賃費就要100萬英鎊，還不算兩位皇上的生活開銷。往年的這筆開支來自遊客收入，隨著閉園日久，自是愈來愈難以為繼。因此哪怕可愛如熊貓，正在苦苦掙扎的愛丁堡動物園也很可能會忍痛「割愛」，一過合同期，即把熊貓們送返中國。但之所以說「很可能」，是因為截至小狸寫這篇稿時，公園還在天人交戰，未做最後定數。

最後再看看日本奈良的鹿。奈良的鹿一直是奈良的名片，所有去奈良旅行的人十個裏有九個半都會買鹿餅去投餵滿街溜達的鹿，以至於奈良的鹿們日日等着吃鹿餅。疫情期間，遊客銳減，據報道鹿兒們先是餓瘦了，而隨後卻意外地回歸了本性——啃起草來，甚至有鹿餅都不再吃了。飲食健康後，不少鹿兒活力滿滿，跑得比以前還要歡快。

人類一直是無比傲慢的，從來都覺得是地球的王，隨意處置其它動物、隨意影響其它的生命而不覺有任何不妥。但所有的物種都生活在地球上，彼此的暗線從未斷過，蝴蝶效應並不會因物種的界限而停歇。新冠肺炎的由來本就可能和食用野生動物有關，可惜的是，即便歷經這慘痛一疫，人類似乎也並沒有在這方面有所感悟。



信而有征 劉征

地圖

我的朋友有天發來一張照片，是張巴黎地圖。後來我在他辦公室的外牆又見到了這張圖。顏色很淺，道路阡陌縱橫，把市區劃為一個個大小不一的條塊。忽然，他指着一個點說，Place d'Italie在這裏。當時我們在場的幾位都愣了一下。好像時間一下回到了過去，我們又都回到了那個曾經一起居住過的地方，去吃街角那家最有名的越南米粉。

我也曾經想過把我去過的地方都標註在地圖上，然後掛出來，但從未實施過。我這位朋友這樣做了。非但如此，他將自己對於地圖的熱愛展現在他生命的每一個片段。比如，他的工作是籌往世界各地拍攝照片。而那一年，為了籌備他盛大的婚禮，他以地圖的思維做了另一件事——邀請全球認識的朋友幫他錄製求婚視頻，後來那視頻在他的婚禮現場被播放了出來。其實，這件事在準備的時候，是很不起眼的。以我那會兒的心態，對於錄視頻這樣的事，我稍微有點抗拒。在內心深處，我反對一切太落痕跡的事。

然而，事實卻相反。當這些視頻在那個極大

的宴會大廳放映的時候，效果十分好。你會看到有人在意大利或南極發過來祝福，就好像這段婚姻得到了整個宇宙的承認。美式婚禮現場有個環節，是牧師詢問這段婚姻的合法性，通常他會問一句：「有沒有人反對這段婚禮。」這段視頻，像是在回答這個問題。這些笑臉，顯示了朋友們的態度——非但沒有人反對，大家還都在熱切地為這對佳偶鼓掌。可見一件小事，單獨看來似乎意義不大，可當它被固定下來，並形成一定規模，那些四面八方的同質的表現都將成為同一意義重複當中的變調，使整個意義體系既豐富又強大。

相比於我的這位朋友，我幾乎是他的反面。有時候，我的內心也會閃過類似的念頭，但也僅此而已。譬如對於巴黎的類似，我羨慕那些對此而劃分了若指掌的人。儘管我在巴黎住過5年，但是倘若你問我巴黎一區在哪裏？範圍多大？我是決計回答不上來的。甚至，我對於巴黎有幾個區都不知道。整個巴黎對我而言，僅限於自己常去的那些地方。1號線可以穿過金字塔站到達巴黎歌劇院或香榭麗舍。再遠一點，會到達奧特萊斯所在的歐洲谷。這些站名

雖然標記為象徵物的名字，但我不關心這些。我所關心的，是它們滿足了我的某種吃穿住用的需要。譬如，我會記住1號線上的香街大劇院、Chatelet大劇院，還有樞紐中心Les Hall的那間十分氣派的電影院。14號線通向國家圖書館，那個叫做密特朗的圖書館有着巨大的落地玻璃，透過玻璃望向中庭，是一片綠蔥蔥的密林。

如果從1號線轉2號線，坐不了幾站，是我經常逛街的馬來站。在那條拉丁區的小街，有很多設計師店面。隔壁街區，就是巴黎的華人區。我常在此處買從中國來的食物。但是，即便我再怎麼去過多次，卻是和政區無關的，它們說到底是我的日常生活範圍。

我和我這位朋友最大的不同，想必是他行動的交流和我的行動的封閉性。但說到底，我們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都在篩選所面對的一切，急於將這些外在劃分成什麼是屬於我的，什麼與我無關。而後，再把它們編入自己的地圖。不過，真正的接受，或許是了解一種完整的不同，並試着接受它作為異己的存在。這便是不說，我們都需要一幅世界地圖。